

村社结对共建 激活乡村振兴“新引擎”

明朗村与大义村、塘头社区开展村社结对共进交流活动

■记者 周婷

4月19日、20日,瓜沥镇大义村、塘头社区村(社区)干部分别走进明朗村,参观明朗美丽乡村,现场走访明朗村红馆、“沥家园”、游步道、村史馆、美丽庭院等节点,并举办了“村社结对建友谊、互动交流促发展”为主题的座谈会,大家围绕“如何为民服务”这一话题,交流经验,共同探讨。

此次明朗村与大义村、塘头社区之间的交流活动,拉开了今年瓜沥镇村社结对共进工作的序幕。据悉,今年开年,瓜沥镇党委政府出台《瓜沥镇村社结对共进三年行动计划暨2022年度工作实施方案》,经村社自主申报、镇党委审定,于3月初最终确定12组村社列入2022年瓜沥镇村社结对共进第一批名单。这项工作 是瓜沥镇形成村社比学赶超氛围的具体举措,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

要载体,也是打造五大样板的有效路径,最终通过结对共建激活乡村振兴“新引擎”,发挥“1+1>2”的效果。

据了解,明朗村与大义村、塘头社区在交流中,分别重点围绕如何发挥各自优势、优化整合资源、建全完善的互助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,并达成了四个方面的共识,有效落实了“组织联建、党员联育、活动联抓、产业联兴”的结对要求。

一是党建联动,资源共享。结对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党组织的优势,在活动阵地、教育培训设施等方面整合利用,在经验、信息等方面经验互通、信息共享,充分发挥党建资源的整体效益,不断拓展党组织功能,持续提高党组织活动方式的多样化和灵活性。

二是产业帮扶,共谋发展。结对双方将共同商讨经济社会发展思路,整合各类资

源,根据地理位置、资源禀赋、人力成本 and 市场需求等实际搞好产业结构调整,形成“一村一品”,加快乡村发展步伐。

三是兴办实事,惠及民生。结对双方将围绕当前重点中心工作,整合资源,强化举措,共同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农村基础设施提升,切实解决双方实际问题,落实结对共建的实际意义。

四是共育新风,共促和谐。一方面,结对双方将通过文化设施共享、文体队伍联建、文艺活动联欢等形式,活跃社区和农村文化生活。另一方面,双方要共同组建联合志愿服务队,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,围绕重大活动、重要时间节点共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,推动形成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,促进社会和谐、邻里和睦、家庭和美,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。

■通讯员 曹爽 记者 周婷

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工作,有效预防青少年涉毒违法犯罪,4月12日下午,瓜沥派出所“未来警校”联合分局禁毒大队带来了一场禁毒“沉浸式”体验活动,组织青少年通过身临“毒”境“沉浸式”互动体验,在学习、搜寻、游戏、推理能环节中 将禁毒教育入脑入心。17名未来警校学员带着好奇与兴奋来到了“未来警校”。

“青年立志林”多功能教室里,小学员们在“未来警校”校长徐洋的带领下换上了专属学员马甲,个个化身“缉毒学警”,全身心投入到禁毒剧本情节中。在禁毒大队民警胡杨丰和活动主持人的引导下,学员们认真记下各类毒品的特征,火眼金睛现场搜寻并辨别毒品样本,现场氛围火热。最后的推理环节将本次体验活动推向最高潮,小学员们热情高涨,争先恐后分享自己的推理思路,通过线索分析、知识应用、资源分配,在“缉毒”道路上勇往直前。

“好好玩!徐警官,我下次还能来吗?”“不知不觉就记住了好多毒品知识,我们要坚决抵制毒品!”活动后,参与沉浸式体验的“未来警校”学员们对丰富的剧情意犹未尽,获益良多。

据悉,瓜沥派出所“未来警校”致力于开发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,联合共建单位以完全公益的形式帮助青少年在控制网瘾、学法用法、心理健康等多个方面受到正向启发,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。



生态美了!

梅林村村民在河边发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

■通讯员 王官方 记者 周婷

本报讯 “喂,你好,我在河边发现了一个‘怪物’,有点像鱼,但是它长脚的。”4月10日早晨,梅林村村委工作人员接到5组村民盛光金来电,称自己在西塘下湾发现了一条浑身滑溜溜的“怪物”。

接到电话后,村委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现场。此时的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村民。大家议论纷纷,有经验的村民指出这

位特殊的“客人”仿佛是娃娃鱼。随后村委工作人员立即上网搜查,结果得知此鱼为大鲵,俗称“娃娃鱼”,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

知道它的来头以后,村委工作人员和盛光金也不敢怠慢,找了个大的塑料桶将它安顿好,并立刻上报到镇相关部门。瓜沥镇相关部门又联系了萧山区水生野生动物救助站前往接收。最终这条身长约60厘米、重约1.3公斤的娃娃鱼被送往了杭州海洋公园

进行保护。

据区水生野生动物救助站负责人介绍,娃娃鱼对生活环境要求特别高,只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让娃娃鱼存活。“这里会出现娃娃鱼,说明瓜沥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,生态平衡有了很大改善。同时瓜沥镇在野生动物保护和宣传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到位,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很强。”水生野生动物救助站负责人竖起了大拇指。



小说连载 72

古塘月

吴徐航 著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

天色暗下去了,士生和阿寿把船悄悄地靠近了邢家浜和南江的交接处,拴在了苦楝树下的水草丛里,自己和阿寿、囡囡一起上了岸,扯了一些岸边的干草枯枝盖在船里,让阿寿把囡囡先送回家,并嘱咐阿寿和囡囡别再说其他的,自己则直接去了承德堂,因为那客人说,还是直接去承德堂为好。

等到承德堂的少掌柜领人把生病的客人抬走以后,士生才放下了千斤重担般的舒了口气。不愿多想为什么那个少掌柜一看是少民的纸条就立马接受了,也不愿多想这个外乡客人的身份和伤什么的,只知道,少民做的事一定很重要,要不也不会托付于我,想到这里士生还有点沾沾自喜的,“我也有点用呢。”但是当抬腿迈下堤岸的时候,又踌躇了,忧虑和烦躁随即盘踞心头挂上眉梢了,“怎么回去?如何见她?”一年多纠缠在心头的死结更沉了,迷惘地立在南江边,一任夜风在身边掠过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,阿寿又转回来接他了,同来的还有士生的大哥士龙。

士生机械地随士龙一步一步地走进自家的家门走进厅堂,机械地与家人见面,其实他什么也没有看清,只看到一左一右坐在母亲身旁的她和她,只看到两个泪眼婆娑的女人。因为激动,囡囡的泪水在酒窝里闪闪亮亮,因为压抑,莲贞的泪水在眼眶里盈盈欲滴。我……士生僵立着不知如何开口。

太太太说一句先吃饭吧刚好赶上团圆饭,士龙就把士生拉到厅堂中间父亲他们的圆桌边落了座。晚饭后囡囡被陈嫂妈妈领去南楼歇息了,一天的折腾真的难为一个身怀六甲的人了。

餐桌旁与父兄漫谈的士生犹豫着不知该去哪里。母亲定回照看囡囡,现在的士生更牵挂莲贞,她喝酒后早早就离席去哪里?她见到我们这打击怎么承受得了?她会去做什么呢?想到这里,士生慌了,终于在席散后不安地走出了家门。

晚饭后全家人都聚在西院里。光滑的青石板天井,早已用水冲洗干净了,三张八仙桌成品字摆在院中央,一式的八寸青花瓷盘里叠着各色瓜果和月饼,鲜红的柿子、翠绿的西瓜、晶莹的石榴、鹅黄的鸭梨,

再加贴着各式红剪纸花样的月饼,很是绚烂多彩。女人围在竹编的圆匾旁念佛,三叔婆也来了,拿出珍藏的闪亮的水白铜磬和暗红色的木鱼,闭着眼睛“叮——咚——叮——咚——”地敲了起来,女人们跟着哼起“南无阿弥陀佛——”拉腔拉调的佛号在荧荧的烛光下飘拂,丫丫她们在青石板的缝隙里插上一根根点燃的香,纵横交错、星星点点的,福顺阿寿乘机带着荣儿几个孩子去后湾捉毛大闸蟹去,过节,大人也不拦他们。秋风响蟹脚痒,明亮的月光下,后湾边的沙土里钻出了一个铁甲长戟的毛茸茸的家伙,大脚趾长满了毛,一踩一个,真是有趣,一会就捉了一篓,老陈把它们洗干净后,泼醋擂姜的忙活一会,便招呼孩子们到一边有滋有味地大吃起来,满院都飘散着扑鼻的香气。

月到中天,吵闹了一晚的邢家院里静多了,男人和孩子们散去了,只有三叔婆、太太和几个老年妇女还在念佛,佛号时高时低的,她们要念一个晚上,叫“念天佛”,是对菩萨很虔诚的礼拜,风中的红烛流淌着泪泪,袅袅的香烟在风中弥漫。

回家了,囡囡的心里又添了些许疑虑。丈夫士生好像不愿回家,离家愈近便显得愈加烦躁,见到家里人也全然没有高兴的样子,如欠了谁重债般的不敢抬一抬眼;家里人也对我们的突然回来都有些怪怪的,尤其是四舅妈,不仅没有往日的亲热和疼爱,那冷冷眼神冷得让人想到冬日的寒冰,而且她只喝了几盅酒连饭也没动一口就独自走开了;大表嫂和三表嫂也生分了,土清表妹也是淡淡的,大舅妈很高兴可是又有点不自然,四舅妈提前离席也没有在意,以前可可不是这样的,不过大舅妈对我还有自己怀里未出世的小生命是关心的,特意关照陈嫂给拾掇带来的行李,还亲自为我铺床张罗汤水的,直到觉得妥当了才下楼去的。

躺在南楼房里的囡囡摸摸自己的肚子,喃喃地对自己也对孩子说,无论如何,我们是到自己家了。院里很热闹,念佛的插香的说闲话的还有赏月喝酒的,猜想士生一定和大家在一起,久不回来,一定有很多话说。看着房内簇新的家具,从心里感激舅父

舅妈——公公婆婆,刚才舅妈临走的时候,看看自己隆起的肚子说:

“这是家里,有什么磕磕碰碰的别放在心上,我们是我们的儿媳妇了,有什么事记着和我说说,我和你爹合计了,这头胎不管你生下的是男还是女,都要摆满月酒,把邢家的亲戚和本家的邀来热闹一天,你也都见见那些长辈,孩子落地的小衣服都准备了,陈嫂帮着晒过,收在那只大橱里,明天你看看,还缺些什么跟我说。”

囡囡知道婆婆是要对草率的婚礼做些补偿,同时也为邢家的面子,因为小镇的风俗,生女儿是不兴做满月的,只有生了男孩才会办“满月酒”。还有,按照习俗,出嫁的女儿生孩子前一个月的初一或者十五日,娘家把桂圆、荔枝、枣子、核桃、宁波黄鱼鲞、金华火腿、鲜活的鸡和长长细细的挂面等食品准备好,把即将出世小孩子从落地到几岁大的四季服装成箱,排起长长的队伍送到女儿家,称为“催生”;如果生的是男孩,满月的时候,外祖家再送来祭祀的供品和祝福的礼物,意为“剃头”。家境好的人家都要借机炫耀炫耀,让女儿风风光光的在夫家做人,那隆重不亚于又一次办嫁妆,即便是镇上的一般人家,女儿出嫁后,这两桩事也是挺隆重的。想到这里,囡囡更是感激不尽,自己已没有娘家的靠山,大舅妈把什么都准备好了,以后只有安安分分的做个好媳妇孝顺二老才是。看着窗外的圆月,囡囡她在等士生回房来,可是一天的折腾,累了,本想在床头靠着歇会子,谁知竟进入了梦乡。

施家大门的门口上挂起了两盏红红的灯笼,前庭后堂的门槛上也挂了红彤彤的绸幔,囡囡在堂屋里看到了姆妈,姆妈也穿着红色的外套,宽大的袖管,拖地的裙摆,很是齐整,样子像神像里的太祖太太,阿爹站在姆妈的身旁,拿着四季不离手的扇子,一身戏里头官老爷的打扮,脚上靴子的底雪白雪白也很厚,在囡囡的印象里阿爹和姆妈是从不同时出现在自己的视线里的,今天不知有什么重大的事?囡囡有些疑惑,不过看父母的神色显得很高兴,俩人都笑盈盈地看着自己。

“阿爹、姆妈,有事吗?”囡囡轻声问。

“是啊,今天是你的好日子,你士生表哥要来娶你了!”姆妈慈爱地说,阿爹笑笑。

士生表哥来了?囡囡的心跳了脸红红的,逃一样的离开后堂,往后院走去,身后传来父母的笑声。后院真美,一串红在路旁开得正旺,一柱一柱的艳极了,桂花开了,金桂黄灿灿的,银桂雪白雪白的,满院都弥漫着沁人的香味,他来了,白净的脸,黑色的长衫翻起雪白的袖边,斯斯文文的模样,手里举着一支粉红色的月季花,正站在石桌旁笑盈盈地看着自己呢。

“二表哥!”囡囡高兴地喊,“二表哥,你来了!”

谁知道,二表哥士生看到囡囡,什么也没说就一把将花枝塞到她手里转身走了,走得很快很快,囡囡急了,手被花枝的刺戳得一阵钻心痛,紧走着追了过去,可是一忽儿,二表哥不见了,满院姹紫嫣红的花草不见了,囡囡发现自己站在旷野里,周围黑沉沉雾蒙蒙的,只有荒凉凄楚的断壁残垣,心慌了,便哭得大声地喊起来:“士生……士生……”

囡囡醒了,全身都汗湿淋淋的,心狂跳着,还沉浸在梦境里,士生,他人呢?他去哪里啦?囡囡不安地睁开眼,才明白刚才才是自己倚在床头做了个梦,更不安,这梦有什么预兆吗,不,是自己累了胡思乱想的吧,活动了一下麻木的腿,站起身环视四周,房内空荡荡的,他还没有回来,他们父子弟兄的聚会还未散吗,囡囡觉得自己有些像戏文里那个等待新婚丈夫的李秀英,那个扮演李秀英的旦角很俊秀,唱得很委婉流畅,继母金花闲了常学着她的腔调哼哼“谯楼打罢二更鼓,官人他……”月已西沉,他会冷吗?他喝醉了吗?想到他还没有进过这新房呢,便又有了初嫁待郎君的感觉,于是又慢慢地走到北窗口推窗探望,外面黑沉沉的,西院隐隐传来的“叮叮——”声,在清涼的月色里,显得有些凄凉阴森,他去哪里了?

(未完待续)